

年方九十

——
周巍峙文集 2

(1978-1982)

目 录

第 二 卷

(1978—1982 年)

民族声乐的盛会·····	(1)
对戏剧创作的祝贺与期盼·····	(6)
解放思想 深入钻研 进一步繁荣民族声乐艺术 ·····	(16)
展现时代风云的画卷 ·····	(25)
——1979 年舞台新作	
进一步加强曲艺工作 ·····	(34)
忆元庆 ·····	(40)
少数民族文艺的丰硕成果 ·····	(42)
争取相声创作的更大丰收 ·····	(61)
成绩与希望 ·····	(69)
——在第一届全国舞蹈大赛闭幕式上的讲话	
为繁荣民族艺术努力创作 ·····	(88)
提高编导水平是发展舞蹈事业的前提·····	(104)
曲艺要创新·····	(114)
农村群众文化大有可为·····	(120)
舞蹈艺术要百花齐放·····	(129)
积极开展职工文艺活动 为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143)

加强民族团结 繁荣民族文化·····	(151)
为人民创作更多的优秀歌曲·····	(157)
充分发挥电影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积极作用·····	(163)
为开展少年儿童文化活动创造良好条件·····	(169)
培养又红又专的民族艺术人才·····	(184)
更好地为八亿农民服务·····	(192)
学习鲁迅 做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工作·····	(219)
祝《杂技与魔术》创刊·····	(226)
歌剧如何与新时期的群众结合·····	(229)
农村题材 大有作为·····	(233)
愿海峡两岸文艺界朋友团结同心 携手并进·····	(247)
参加京郊农村春节文化活动观感·····	(250)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者的道路·····	(265)
——在首都举行纪念聂耳诞辰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继承民族音乐遗产 发展民族器乐艺术·····	(272)
戏剧创作要推动时代前进·····	(282)
创作·调整·改革·····	(286)
发展丰富多彩的年画创作·····	(305)
民族音乐事业的重大任务·····	(317)
——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定稿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城市雕塑艺术刍议·····	(340)
努力繁荣儿童戏剧事业·····	(345)
开创社会主义儿童戏剧的新局面·····	(351)
为开创戏剧创作的新局面而奋斗·····	(364)
歌颂我国悠久历史 展现民族灿烂文化·····	(394)
深入持久地把少年儿童歌咏活动开展起来·····	(397)
合唱艺术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	(401)
努力学习 开创舞蹈工作的新局面·····	(411)

民族声乐的盛会^{*}

文化部举行这次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族民间唱法独唱、二重唱会演，是在音乐战线上以实际行动声讨“四人帮”破坏我国音乐事业的罪行，拨乱反正，发展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重要措施；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文艺会演，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民族民间唱法方面举行的专业会演。这次会演不仅对发展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重大意义，对发展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民族音乐文化，也将发生重大影响。参加这次会演的，有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中央部、委的文艺团体，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单位以及音乐院校的包括十五个民族近三百名音乐工作者，有民族、民间歌唱演员一百三十五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文艺团体也将参加演出。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台湾同胞也组成了演出队参加这次会演。这是我国民族声乐的一次盛会。我代表文化部向参加会演的代表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大会致以衷心的祝贺！

举行这次民族民间唱法独唱、二重唱会演，是为了提倡和繁荣、发展我国民族民间的歌唱艺术。革命的思想内容，必须和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相结合，才更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欢迎，才能具有更大的鼓舞力量，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音乐艺术，

* 1978年在部分省、市、自治区民族民间唱法独唱、二重唱会演开幕式上的讲话。参加本次会演的包括胡松华、吴雁泽、才旦卓玛等歌唱家以及李谷一、蒋大为、朱逢博、何纪光、彭丽媛等一大批日后知名的优秀歌唱演员。

尤其在歌唱艺术方面反映得很清楚，表现得很突出。不重视音乐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空喊革命化或者盲目地向西洋音乐艺术看齐，都不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正确途径。我们举办这次会演，提倡民族民间唱法，其意义不单是提倡一种发声方法，而是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我国民族民间歌曲和革命民歌的优良传统问题，如何培养我们的独唱、合唱以及歌剧演员问题，以及我国音乐舞台的风貌的问题。发展民族声乐艺术，是一个事关我们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的大问题。在音乐工作上，我们的目标，是坚持党的文艺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造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使我们的音乐艺术更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在革命化的方向的指引下，努力解决音乐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

我们祖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多民族灿烂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尤其各少数民族的民歌的内容、形式、体裁、风格、色彩更为丰富多彩。它是人民大众创造的，始终与人民的劳动、斗争、生活息息相关。反映着我国各族人民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要求，寄托着他们的思想情感，是人民大众唱出的、经久不衰的心声。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演唱方法和风格色彩，为我国广大劳动群众所熟悉、所喜爱。它是人民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没有糟粕呢？当然是有的。在封建社会产生的民歌中，不可能不反映某些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何况有些民歌的内容是经过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润色”过的。但这种糟粕，在整个民歌中不占主要地位，作为民歌中的大多数，作为它的主流，是健康的，进步的，是带有民主性的精华。

我国的革命民歌，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无论是第一次和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大众创作的革命民歌，都以它鲜明的政治内容、强烈的战斗风格，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起着巨大的鼓舞和促进作用。

毛主席和周总理，历来对发展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十分关心。1956年8月举行音乐周期间，毛主席在接见音乐界负责同志时，十分强调民族形式和古为今用的问题。周总理在1963年亲自领导音乐舞蹈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并提出了音乐艺术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他还要求我们认真解决演唱上的民族风格问题。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国的广大革命音乐工作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努力向革命民歌学习，对流传于人民群众中间的民族民间传统民歌，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民歌的优良传统，从民族民间歌唱艺术的宝库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再加上对外来艺术的借鉴，使得我国的声乐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风格流派，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民族民间唱法的演员、歌唱家；同时，大大促进了音乐创作，特别是在歌曲创作和歌剧创作方面，闯出了自己的路子。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们打着“革命化”的幌子，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对民族民间的歌唱艺术一概排斥。江青就一再声称，“我最不喜欢民歌了”，辱骂民歌“净是情郎妹子”、“下流的东西”，“不能表现时代精神”，丧心病狂地诬蔑少数民族歌曲是“异国情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歌不准演唱，民族民间唱法受到禁锢，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机构被关闭。一些从事文艺工作多年，在

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的老歌唱家，老、中、青民歌手，遭受到残酷的迫害，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为人民群众歌唱的权利，有的同志甚至长期受到关押，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一些年轻的同志得不到培养，后继无人。毛主席所倡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周总理所提倡的“三化”，在音乐舞台上消失了，导致音乐创作公式化、雷同化，千歌一词，千曲一调，死气沉沉。今天，“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要拨乱反正，彻底为民歌恢复名誉，为一大批老歌唱家和民歌手恢复名誉，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祸国殃民、毁坏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的滔天罪行。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歌坛获得了解放。一批老歌唱家和各族民歌手，重返舞台，焕发了革命的艺术青春。革命民歌和传统的民族民间歌曲的演唱活动，日渐恢复，逐步开展。但是，民歌解放得还不够，新的具有民族风格特色的歌曲创作还不多，民族民间声乐艺术提倡得还不够有力，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也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我们的工作，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还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和日益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我们要通过这次会演，大力提倡民歌和革命民歌的演唱和创作活动，广泛地交流经验，展开充分的、自由的学术讨论，使我国民族民间唱法不断得到发展、提高，能够充分发挥它特有的风格色彩，同时要鼓励西洋唱法的民族化、群众化。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我们提倡一种唱法，并不是排斥以至取消另一种唱法。就是民族民间唱法里，方法、风格也可不一，有的是从民歌里来的，有的带有戏曲味，有的则具有曲艺特色，存在着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少数民族的说唱艺术更是多种多样。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推行一种方法、风格和流派，抵制另一种方法、风格和流派。我们要坚持在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的唱法，不同

的风格、流派,鼓励各种唱法、风格和流派之间自由竞争、互相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声乐艺术园地出现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要通过这次会演,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促进音乐艺术教育,迅速改变歌唱演员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壮大我们民族民间声乐艺术队伍,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阵容,把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歌唱艺术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要通过这次会演,挑选和推荐一批这方面的优秀作品,倡导在歌词、歌曲创作的文学性、音乐性方面向民歌学习,大大促进和繁荣音乐创作。还要通过这次会演,推动这方面的理论学术研究工作。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光辉灿烂的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各条战线,都在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团结战斗,大干快上。我们文艺战线也要紧紧跟上,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音乐工作者,一定要重视中国自己的东西,努力研究和发 展中国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统、音乐传统,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具有我国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的新音乐,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对戏剧创作的祝贺与期盼^{*}

一年来,我看了不少戏,但没有很好地研究,这次要我发言,我也没有很好地准备,没有和戏剧界的同志充分地交换意见。今天讲的仅是我个人看戏后的一些感受,和对今后创作工作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主要讲两点:一是祝贺,二是希望。

第一是祝贺。祝贺一年多来戏剧创作的大丰收,祝贺许多戏剧作家在创作上有了新的成就。参加会的同志里有好多是在过去十七年就写了优秀作品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写出了好的作品。过去有成绩、有贡献,现在又有新的收获。最近我们看过好几次工农业的全国性的电视新闻,对那些劳动模范、科教战线上的先进人物都披红戴花,党和人民给了他们很大荣誉。我们很多戏剧工作者、剧作家,在戏剧战线上奋斗了五十年、四十年,也有三十年、二十年的算是年轻的,大家都进行了很艰苦的劳动。不仅仅是艰苦的精神劳动,许多剧作者跋山涉水,东奔西跑,也是艰苦的体力劳动,有作品,有贡献。这一年的创作又有很大创造,进入了新的领域,特别是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贺老总、陈老总,这是我们过去没有开辟的创作领域,有些作品达到了新水平。我觉得也应给在座的同志们披红戴花,我们戏剧创作者应该同样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赞扬。

* 1978年5月在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许多作品、许多戏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地方和部队党委都很关心。有些戏，领导同志看了，还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一些话剧，在北京演出后受到各方面观众的热烈赞扬和欢迎。我作为戏剧界的战友，从三十年代起就和话剧界一些同志有交往，这次看了很多好戏，应该对一年多的戏剧创作的收获表示祝贺，表示感谢！

一年多来的创作情况是十分激动人心的，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取得较大丰收的一年。特别是表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和不朽业绩的戏剧作品，已经上演或正在排练的有一二十部。在北京演出的几个戏我都看了，写得很好。反映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揭批“四人帮”的作品，正在上演或正在排练的有四十多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戏剧，加上新编历史剧，已经上演的有六十多部，将上演的还有四十多部。总之，数量很大，质量也大有提高，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

在“四人帮”统治文艺的时期，很多青年不看戏，有些孩子开始还看戏，后来也不看了。近来，很多青年爱看戏了，而且谈论得很热烈，这说明文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大家希望在舞台上出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仅仅在纪录影片、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出现还不满足，希望在舞台上形象化地出现，好像和我们谈话一样地出现，使那些在生活里没有见过毛主席、周总理的人在舞台上可以看到，而且永远可以看到。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戏不仅仅是写革命历史，写他们的光辉事迹，而且，他们的光辉形象在舞台上出现，会更有力地鼓舞人们前进，会永远活生生地深印在亿万观众的心中。所以，对这些戏的深远意义是不能低估的。这样的创作成就，值得我们祝贺，热烈赞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作品产生。

揭批“四人帮”的戏很多了，它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体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表现这一题材，成批地涌现出来，已成为全国

城乡的上演剧目的主要部分。我党在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斗争，但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迅速、广泛、大量地把它反映在戏剧舞台上，而且产生了一批有思想深度、有革命激情、有战斗气息、有艺术感染力的好戏，如《丹心谱》等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戏抒发了亿万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无比憎恨与极大愤怒，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对这些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应给予足够的估价。此外，我认为在写“四人帮”破坏干扰的时候，要突出地表现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同“四人帮”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当然，在一定的时期，在一个单位，在一个局部，“四人帮”和他们的亲信、爪牙的反动力量还相当大，有些斗争在那里还没法正面表现出来。但是，只要我们写得适当，写了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也不是不可以的，从生活出发嘛。如果不从生活出发，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所有的戏都写成一个模样，用几分之几来表达这样或是那样，就是平均化、机械化，就不可能写出许多生动的、深刻的优秀作品。我并不是说写揭露“四人帮”的戏时，不要强调树立我们的正面人物，不是这个意思。《枫叶红了的时候》是个好戏，对这个戏假如我们在这方面再下点功夫，把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群众、基层领导写得更生动些、更有个性些，可能会更好一些，矛盾可能更尖锐一些，给人们印象会更深刻。生活比较复杂，文艺在表现生活时，题材、角度都应该多样一些。如果定个框框，只能作某一种表现，就比较困难了。正剧、悲剧、喜剧、讽刺剧都可以写。写揭批“四人帮”的戏也是一个大的突破。我看《枫叶红了的时候》里边穿黑衣服的那个家伙像江青的样子，我心里想：你也有这一天呀。这个戏表现的深度、广度都比过去的讽刺剧要深刻多了。写揭露“四人帮”作品的同志，很多都是深受“四人帮”迫害的。人民受到“四人帮”的欺压迫害，我们文艺工作者也是一样。所以写“四人帮”，不仅表现了文艺工作者对“四人帮”的控诉和仇恨，也反

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心情。一个揭批“四人帮”的戏能有二百多个剧团上演，就反映了这种心情。

第二是希望。一年多来，戏剧创作成绩很突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课题。人们渴望看到以毛主席为主角的戏。这是我们戏剧作家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下最大的决心，付出极大的劳动，才有可能完成。人们很愿意看到像《报童》、《西安事变》、《东进！东进》那样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角的戏，愿意看到比《报童》、《西安事变》更深刻、更典型、教育意义更大的以周总理为主角的戏。《曙光》中表现的贺老总，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东进！东进》我看了，联想到陈老总在世的很多言论，觉得作品把他的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表现出来了，很值得祝贺，但从表现他的爽朗的性格等方面来讲，却还有不够的地方。现在写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在创作方法和创作理论方面，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如真人真事问题，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如何典型化问题等等，都摆在我们面前了。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问题也有更高的要求了。这一切都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解决。为了使这种题材的戏更好地提高和发展，总的来讲，要注意两方面：既要采取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把领袖形象塑造好，写出他们的丰功伟绩，在艺术上有鲜明的表现；同时，又要允许作者做多方面的探索，艺术表现可以多样，可以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主角，也可以只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在舞台上出现一次或几次。只要态度是严肃的，允许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多方面的探索。

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戏剧家的光荣职责，特别是表现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广大人民对我们的希望，也是当前应该抓紧的十分迫切的任务。从主观上讲，我们的作家中，有的参加过战争，有的在延安呆过，有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呆过，见过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陈老总、贺老总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他们不但有

理性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有感性的认识,脑子里有这些伟大人物形象存在着,写作的时候好办些,比起光靠看材料更有条件些。从另一方面讲也很急迫,这就是和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现在年纪都比较大了,而且很多同志战斗在担子很重的岗位上,时间不多,假如我们现在没有个计划,不想尽各种办法搞,再想得到这方面的材料就不容易了。创作来源于生活,作家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一是形象,二是语言。比如陈老总,我在解放以后才见到他,他的性格非常鲜明,他的语言很有风趣,那么他在新四军时期的语言,也应该是丰富的、生动的。那时怎么讲,可能有些作家有直接感受,或者得依靠同时代老一辈革命家中年纪较轻的人向我们作介绍,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很迫切的。从作家本身的情况、从这些革命家情况、从我们当前的政治需要来讲都很迫切。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和党史教育,我们必须抓紧这样的创作。

揭露与批判“四人帮”的创作还要继续写,并且要不断提高质量。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任务的题材,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许多模范人物、英雄业绩,对这方面的创作要很好地提倡与支持。我觉得戏剧评论也好,创作实践也好,都要重视这方面的题材。这是为完成四个现代化造革命舆论、做革命宣传工作,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唱赞歌,为各方面的英雄人物大唱赞歌,非常重要,应该加以支持和鼓励。

关于教育青年的问题,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教育好青年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在“四人帮”统治时期,一切都搞乱了,有的青年人中毒很深,年纪很轻,野心很大,陷得很深,从政治上的打砸抢到物质上的打砸抢都很“能干”。“四人帮”的帮派分子人数不是很多,但能量很大,这些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是林彪、“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对这些人必须揭露和批

判的。第二类是有错误的，政治上并不很坏，本质也不是全坏，但受“四人帮”影响很深，需要帮助他们肃清流毒。林彪及“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改朝换代”是他们的政治纲领，打倒一切是他们的组织路线。文艺上也如此，“文艺黑线专政论”，“重新组织队伍论”，这两个东西，一是政治路线上的，二是组织路线上的。他们的谬论对于青年很有影响，就是在打倒“四人帮”这一年多的现在也不可低估。这就需要做大量的教育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前，我接触过一些青年，他们认为一切都没有希望了，反正是那么回事，不好好学习、工作、生活；上班时无精打采，下班后到处游荡，吹口哨，唱一些不健康的歌曲，有点像“垮了的一代”。但大多数青年对“四人帮”是不满意的，是十分憎恶的。有一批青年政治上表现很好，很坚强，有些行动是对“四人帮”的抵制，有的公开骂江青一伙。1976年清明节前我去天安门几次，看到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我对未来更有信心了，对青年更热爱了。我看到反对“四人帮”的不仅仅有老干部子弟，还有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而且工人数量之大，革命激情之高涨，团结之紧密，给我很大教育。青年当中主流是好的。他们的革命热情一旦有机会就会迸发出来。

怎样通过各种题材的戏剧对青年进行教育，特别是通过青年本身的斗争来教育青年，是很重要的。写青年题材是教育青年，写革命传统也是教育青年。怎样吸引青年、发挥戏剧的教育作用，很重要。题材可以多样化，不限于非写青年为主角，只要能对青年有意义就好。同时也要为教育与培养少年儿童多写些戏。我看了一些青年的手抄本，是很有才能的青年写的，有歌颂周总理的，有揭露“四人帮”的，有歌颂革命老干部的，很有热情，也有一定水平。这说明青年当中不仅有革命热情，还有一部分业余作者。对这些人才

加以培养，可以给我们戏剧队伍增添新的力量。

关于如何充分发挥戏剧创作队伍的作用和加强戏剧创作队伍的团结问题，也讲一点希望。

戏剧创作队伍包括四面八方的同志。一种是从事戏剧创作已有四五十年的老同志，人数不是很多，但有革命斗争经历，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有修养，这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要给他们各种条件，帮助他们写他们最熟悉的题材的作品。这方面要做很多事情。一种是四十岁、五十岁左右的，他们中许多同志参加过革命战争或其他斗争生活，年富力强，创作精力旺盛，他们是当前创作队伍中最活跃的骨干力量。这次很多作品是这些同志写的。还有一种青年创作队伍，数量很大，有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写作了，有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开始写作，他们有创作热情，很有闯劲，前途不可限量。还有一类是大量的业余作者，他们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依我看，这部分力量如果能够引导好，我们戏剧繁荣的希望就更大。

我们的老作家、中年剧作家责任很大，不但要自己写，而且要帮助青年人写好；不但自己要坚持和发扬革命作风，而且还要传给年轻的同志。对青年作者一定要加强团结。对那些写过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坏戏的作者，只要没有参加“四人帮”及其亲信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不是帮派骨干，不是自觉地、有意地恶毒攻击老一辈革命家，不是不可救药的，都要团结。不要因为他们“在四人帮”统治时期由于认识的原因或顶不住压力，写过错误的剧本、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而加以歧视。我们要教育、团结他们，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们的创作队伍才能越来越壮大。对广大业余作者更要着重加以培养。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老年、中年干部，更要靠青年，青年是未来的希望；我们的戏剧创作事业要不断繁荣兴旺，也得靠青年作家的不断成长。在

座的绝大多数同志,有责任把这方面的工作担子挑起来。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对青年作家、青年创作者进行培养和提高,而且要以身作则,带动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入生活,与工农结合,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努力学习业务,在创作上精益求精,努力提高创作技巧。这是个团结问题,是当前的任务,也关系到未来的前景。因此,我在这儿强调一下。

最后,我还想提个问题:为了繁荣创作,加强戏剧队伍的团结,我们戏剧工作者、戏剧作家,必须积极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重新组织队伍论”等谬论,以澄清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和思想是非,肃清“四人帮”在文艺创作、理论等方面的流毒。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是遵照党的文艺方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获得很大成绩,戏剧部门起的作用也很突出,有不少的成就和贡献,这一点谁也抹杀不了。广大专业与业余作者在十七年中写了几千个剧本,其中有不少优秀的全国流行剧目。1956年话剧会演的演出单一时没有找到,但至少上演了几十个优秀的话剧剧目。1960年文代会提到新创作的话剧和京剧在全国流行的剧目有七十个。1964年话剧会演演了二十二个剧目。我们不能小看这几个统计数字。如果加上没有提到的剧目,数字就更大了。我们的文艺队伍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主流是好的,是受到人民欢迎的。有好多作家经过长期斗争,有一个很好的革命传统,在“四人帮”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白色恐怖下,我们的戏剧队伍虽然被分隔了,被打散了,打乱了,但没有被打垮,真正投靠“四人帮”的反动文人是个别的。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这支文艺队伍是一支可爱的队伍,坚强的队伍。我们戏剧工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重新组织队伍论”。解放后的十七年,我们是跟着党和毛主席走过来的。

我是搞音乐的。“四人帮”说从三十年代过来的都是反革命修

正主义分子，我不平。三十年代我在上海，是“文艺青年”，我和搞话剧的同志有的有联系，有的只闻其名，见面不相识。那时崔嵬等戏剧界同志搞救亡话剧，我在搞救亡歌曲，我们常在一起，他在工人当中排《工人之家》等话剧，我教聂耳、星海写的歌曲，目的是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我们还从事其他一些进步文艺活动，许多同志是冒着被捕危险，忍受着十分困苦的生活，坚持搞救亡工作的，怎么都成了“黑线人物”，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呢，我怎么也想不通。当然，拿我来说，当时二十岁左右，很幼稚，工作也有缺点，但“四人帮”说我们在三十年代就执行了文艺黑线，我实在难以接受。毛主席、周总理都不是这样说的。解放以后，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写了革命的文艺作品，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歌颂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人民。这怎么说是文艺黑线专了政？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受了革命锻炼，参加了出生入死的斗争；现在好多作者住的房子很差，还是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的队伍是在政治上站得住的，有革命传统的，愿意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个队伍是坚强的。为什么要一切都打倒，重新组织什么队伍？这些“四人帮”的谬论，不批判怎么行。我们现在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入揭批“四人帮”，努力发扬革命文艺传统、发扬革命作风，奋发图强，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这样就大有希望。

一年来的创作成就说明了：没有过去的革命传统，没有革命感情，不可能有今年的收获。今年的收获也展示了未来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不要有任何顾虑地来揭批“四人帮”的谬论，大长革命文艺的志气。这样才能大大发挥戏剧创作的积极性，为发展戏剧战线的生产力扫清道路。有的同志说，首都这样做了，各地怎么办？要看到形势在发展，揭批“四人帮”在不断深入，要坚定地相信党和人民的力量，“四人帮”的流毒会被逐步肃清